

天涯异草

## 巴黎有个书籍艺术节

□沈大力



2026年巴黎书籍艺术节宣传海报

塞纳河水向西流，云奔碧空。一年一度的“巴黎书籍艺术节”将于4月中旬拉开序幕。

我眼前摆着阿列克西·马赫格沃斯基撰写、格里巴斯书局出版的《巴黎是一部书》(Paris est un livre, 2024)。它洋溢着作者对巴黎和书籍的热爱，展示塞纳河穿流而过的世界最大的“书籍阅览室”，闪耀着生命之光。确实，仅这部书的名录里就列出巴黎626家书店，还有乔治·勃拉桑公园和塞纳河两岸石堤上古色古香的旧书摊。文学奖、艺术沙龙，以及巴黎各处的作家雕像、纪念碑匾、文坛名人故居、文学咖啡馆、诗歌俱乐部，还有于2016年推出的供所有人免费阅读的微型图书馆(Book Box)等。从这本书来看，巴黎不愧为世界最大的书场之一。这里不乏各类语言的精美图书，而且有着众多读书人。外邦人来此会发现，无论大街小巷、街心花园，还是餐厅和地铁里，都有手持一册书的阅读者。在“手机潮”泛滥的今天，这种情况也未有改变，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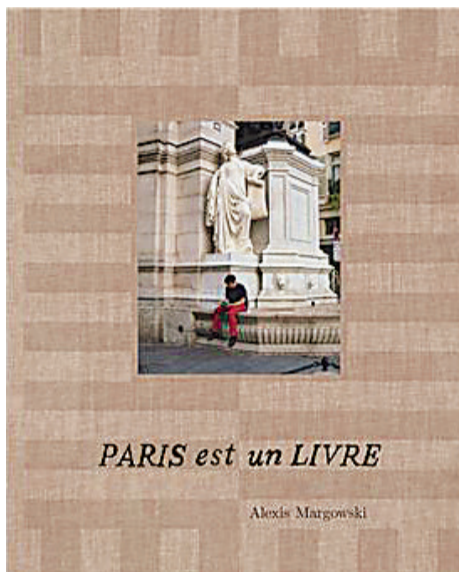
现出法兰西民族对阅读的热忱，大众对纸质书籍、对文学的执着始终如一。

今春，巴黎大宫殿明晃晃的玻璃天棚下，正在筹备2026年新一届书籍艺术节。这场文学活动拟定于4月17日晚开幕，为期3天，其主旨为普及大众文化。12岁以下的少年免票参观，成年人入场券最高也只有十欧元，低于一张电影票价。艺术节揭幕当晚，大宫殿将摆场一场盛宴，将美食与叙事文学艺术融为一体，以飨大众。这场“漫游夜宴”构成巴黎书籍艺术节的一大亮点，可谓是文学、美食与餐桌摆饰艺术的结晶。

本届艺术节将阅读、戏剧表演和文学交流体验等多方面结合了起来。巴黎市图书馆将配合开展一些著名作家与公众的交往互动。同时，艺术节面向青少年，开辟各类专项娱乐场地，将举办多场音乐会、朗诵会，还将推出关于有声书籍的互动游戏，邀请艺术界人士参与其中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本届艺术节大力推崇动漫业，将其列

为此次活动的“主宾”。眼下，法国中西部昂古莱姆市的动漫画展因故受阻，多家动漫出版社受本届巴黎书籍艺术节邀请，得以展示他们推出的作品。活动期间将推出两个大型动漫展览，安排诸多动漫画家参加现场签售活动，促进全社会对这一艺术领域更广泛的关注。

此次巴黎书籍艺术节规模甚大，仅参展商中就有450家出版社，应邀赴会嘉宾共计1200人，其中有法国作家雅克·阿德里、比利时作家阿美荔·诺敦、漫画兼电影导演于戈·彼埃沃努、塞内加尔哲学家苏莱曼·巴希尔-迪亚涅和厨艺大师菲利普·埃切贝思特等。活动期间，作家克洛迪·



《巴黎是一部书》封面

哈金格将介绍她的近作《创作森林》，详述她隐居孚日山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经历。

法国最大的出版集团“阿舍特”图书公司今年会缺席活动。该集团年初宣布，将在巴黎单独举办自己的书籍艺术节，以庆祝其成立200周年。

回顾巴黎书籍艺术节的来历，要追溯到1981年，迄今已持续了四十余个春秋。当年，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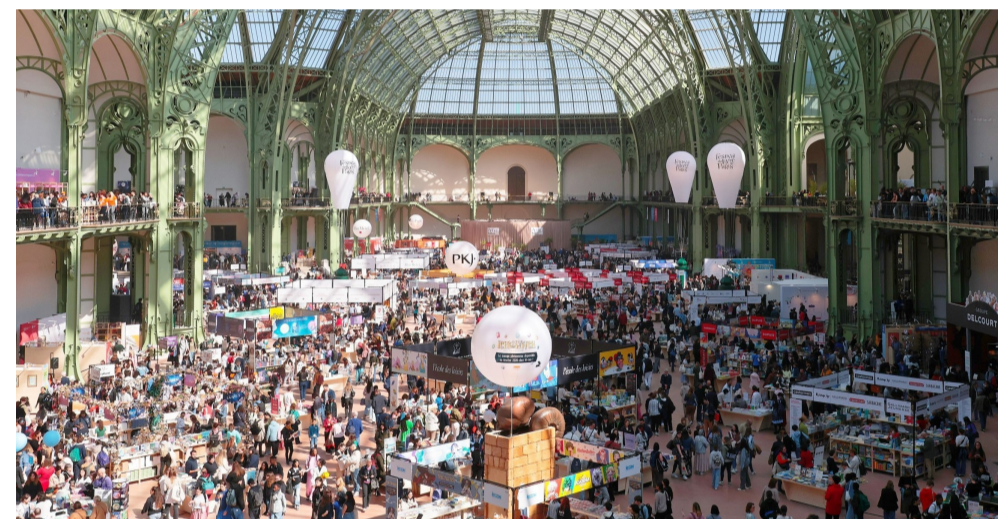
国出版工会力求表现出出版界的多样性，决定创立“巴黎图书沙龙”(le Salon du Livre de Paris)，由颇具文化战略眼光的让-马克·舍维尼担任负责人。在舍维尼的组织下，首届巴黎图书沙龙于当年5月23日至27日在大宫殿的穹庐下举行。主办方特别决定给予赴会的购书人20%的买书优惠。不过，翌年法国时任文化部长雅克·朗格颁布统一书价，废除了这一措施。

巴黎图书沙龙的创办初衷是全面促进出版社的业务，可以在数日内开放世界最大的图书基因库。这是首届图书沙龙支持者开启此项大型文学活动时宣示的宗旨。1994年，该沙龙迁至场地更宽阔的凡尔赛门，2016年更名为“巴黎书坛”(Livre Paris)，由法国出版业工会主持，每年三月或四月，继巴黎农业展览会后举办。到2025年，这项活动又返回大宫殿，从此称为“巴黎书籍艺术节”，历届活动的参与人数始终居高不下，影响极为广泛，参展的国家和地区逾30个。

2004年，巴黎图书沙龙特邀中国为主宾国，参观人数高达18.5万。那个春天，巴黎图书沙龙热闹非凡，“文化之舟”中国馆充盈华夏风情。在老师们带领下，许多中学生来到会场与作家们展

开讨论，互动气氛热烈非常。活动开幕当晚，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也亲临会场祝贺。作为应邀赴巴黎图书沙龙的中国代表团成员，我于开幕式日在书会大厅用法语发表学术讲演，拉开中国作家系列讲座序幕。演讲中，我谈到中华文化在法国传播的历程，尤其是伏尔泰把中国古典文学引进法国，将元曲《赵氏孤儿》改编成《中国孤儿》在巴黎公演，引起听众热烈反响。当时巴黎麦松德拉罗兹书局出版了我第二部用法文写成的长篇小说《梦湖恋》。沙龙为此安排了专场“读书会”，法国读者和中国作家直面交流，加深了彼此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理解，更加珍惜友谊。我记得，当时位于巴黎圣米歇尔大道的吉贝尔·约瑟夫书店董事长领着孙小孙女过来，恳切地说他领孩子逛书市，是为了“让年轻一代增长知识”。他还特地嘱咐该书店经理把《梦湖恋》放进他们书店朝街面的玻璃橱窗内展示。

我参与过多次巴黎书籍艺术节，体悟到这类文学活动不仅能提升普通人的精神素养，更能促进不同民族、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认同。缘此，我翘首盼望再过几天就要拉开帷幕的巴黎书籍艺术节，希冀这一文化盛宴给塞纳河注入一泓精神的智慧清泉。



二〇二五年巴黎书籍艺术节盛况

自动化工具与艺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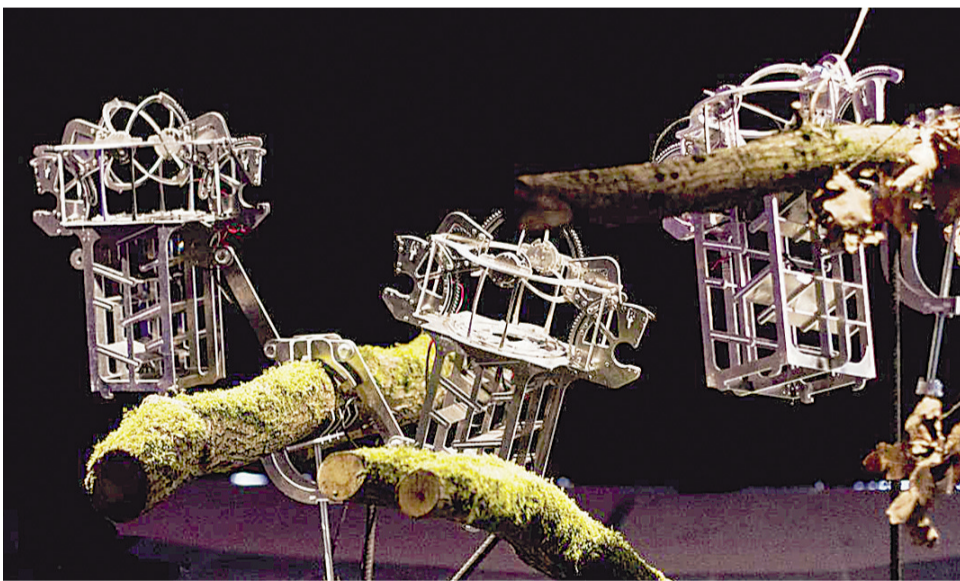
## 在机器人的“生命律动”与“成长”中看见自己

□许若文

近几年来，在表演艺术领域，机器人不再被视为单一的工业产物或自动化的工具。在艺术实验里，机器人、人工智能逐渐与自然生态的想象融合，机器被赋予了生命的律动、动物性的本能，甚至表现出与环境共生的情感结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机器人的自然化已然成为机器人表演艺术中颇具影响力的审美趋向。

以欧洲为例，荷兰艺术家伊普·范·刘文斯坦将机器人视为重建生态平衡的重要环节。在毒毛虫泛滥的季节，他设计的诱捕机器人模型会“吃掉”树上的害虫，并将毛虫“消化”，转化为生物电能，最终再排泄出来。虽然这只是作为概念艺术展出，并未真正用于现实中的生态治理——毕竟对复杂自然生物链的干预需要极为谨慎——但艺术家使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与科技边界的松动，机器与自然共生的想象开始变得触手可及。

另一位荷兰艺术家巴拉姆·艾伦斯的作品《母与子》，则带来了更生动的体验。两台黄色的座卡机械臂被安置在岩石之上，演绎了一段如同“亲子”的互动。大机械臂缓缓俯向小机械臂，像在低声安抚，又像在不断调整姿态，关注着小机械臂的一举一动；它不断将小机械臂与人群隔开，就像动物在保护幼崽。小机械臂则对涌动的人群充满好奇，不断向外试探，直到大机械臂仿佛耐心耗尽，突然俯冲过去将其制止，像在呵斥不听话的孩子。随后，一大一小又恢复了平静，在轻柔摆动中重新同频，像母亲哄睡了孩子，自己也进入了睡梦。此刻，象征现代自动化生产工具的机械臂似乎褪去了冰冷的质感，它们显得温存、好奇，甚至带有难以捉摸的性情。这段“母与子”的互动，以细腻的动作编排，呈现出极为自然又具有戏剧张力的观感。艾伦斯曾提到，创作《母与子》时，他被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形态和动作所吸引。面对不断演进的人工智能，他在作品中发问：自动机器是否也可以具有生命的律动？艾伦斯没有给机器套上仿生的外壳，而是保留了机械原本的样子，仅仅通过动作的编排和互动的节奏，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物种的生命力。作品通过动作韵律与互动关系作为“生命感”和“自然感”的触发点，而不是依靠对动物外表的摹拟，这个艺术实验作品向我们展



荷兰艺术家伊普·范·刘文斯坦的概念艺术作品《多元化的单一种植》

示，冰冷如工业机械臂的装置，也能通过互动呈现出生命的活力。

如果说艾伦斯通过动作编排与情境叙事使我们看到机械的“生命感”，那么比利时艺术家雨果·德哈斯则进一步将“生态演进”的想象推向更深的技术层面——机器如何在表演和交互中“成长”？在作品《简单机器》中，德哈斯从一个充满隐喻意味的问题出发：如果机器人可以取代舞者进行表演，那么能否进一步压缩成本，不仅缩减购置机器人的经费，也一并减少人工编舞的劳动量？于是，他在作品中想象了繁殖小机器人的场景，并让观众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来贡献免费劳动，用于小机器人的程序学习。在《简单机器》怪诞而讽刺的世界里，裹着厚重硅胶外衣的机器幼崽渐渐长大，褪去硅胶皮肤，直到完全露出全身的金属部件，“长成”机械身体，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正式上岗工作了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型机械臂、组合单元式机器人和爬行机器人，一边按照艺术家预设的编程相互配合着，一边在与观众的实时互动中学习着新动作，因此表演中充满着不可控变量和幽默情境：一只机械“毛蟹”横冲直撞地爬向观众，常常需要观众伸手把它移回桌面，同时，两只练习“打架”的毛毛虫机器人似乎随时会从桌面坠落……十几台小型

机器人同时开动，艺术家与观众往往手忙脚乱地救场，现场呈现出一种无序又有趣的微型生态：通过机器人之间的交互，以及它们与人类看似混乱的接触，机器人仿佛也在“适应环境”，调整出各异的动作模式，在实时学习中展现出类似生命演化的痕迹。

在这些作品中，机器人呈现出各种“自然化”的状态：范·刘文斯坦的捕虫机器人“参与”了自然生态的食物链，吞噬害虫成为它独特的新陈代谢方式；艾伦斯的设计中，原生态式的机器母子互动在细腻的动作编排下显现出温情；德哈斯作品中的机器则超越了固定编程的动作，在实时交互中自主学习，混乱的过程和近乎野性的冲动更让机器学习展现出有机的质感。这些表演艺术作品对于机器人的“野性”和“生命力”的多元探索，不仅带来了新的舞台形式和审美风向，同时也在逐渐影响现实中的人机交互设计。在多元的生态化想象中，那些看似不完美的、被原始本能驱使的机械，不再是程式化的执行工具，而正因为那些不可控的瞬间，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类似生命的温度。这亦涉及人类共情的深刻话题——我们往往不会对完美无缺的个体产生共鸣，而恰恰是那些套路之外的、略显笨拙的奋力探索，往往带来最触动人的时刻，成为人类投射生

命感的锚点。如今，许多社交机器人的设计也开始借鉴这种思路，不再一味追求拟人或仿真的外表，而是尝试引入一些“自然感”和“不确定性”，使人类用户也能够更自然地接触机器人宠物、机器人园丁和机器人护理人员等逐渐普及的社交机器人。自然化的设计让人们更愿意将机器人当成伙伴，而非冰冷、僵硬的机械工具。

这些来自欧洲的艺术探索，也在回应更深层的哲学问题：西方现代思想常将“文明”与“野性”对立起来——“文明”代表着以秩序、理性和进步为核心的现代西方社会，野性则意味着一切与自然相关的混沌、非理性和需要驯服的对象。学者杰克·哈伯斯坦的著作《野性之物》中指出，这种二元对立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并提出警示，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落幕，然而这种二元分化仍延续在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将世界切割为“驯服者”和“被驯服者”，同时，驯服自然的思维也伴随着对野性力量的渴望和对野性对象的占有，将自然之物想象为宠物化的或是神秘化的他者。但有趣的是，这些艺术家通过机器人艺术反思了这种分野和对立：机器人既是高科技文明的产物，又是一种不断生长的科技物，它们不再是被驯服的对象，也不是供人猎奇的异域情调，它们在秩序和野性之间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位置，适应周围的情境与环境。

这不由使我们想到中国思想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——人与万物从来都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，而是相互依存、和谐共生的整体。这让我们对“野趣”的想象脱离驯服与被驯服的对立关系，从而具有更为多元和开放的空间。这些艺术家对于机器人与自然的探索先例，也为中国未来的科技景观提供一种思路和启示：我们如何以中国式的智慧来看待人与科技的共存与共情？在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，什么是科技与自然和谐并存的中国式想象？科技与自然的融合如何超越艺术想象，参与社会应用层面的可持续性建设？当这些野蛮生长的机器人作品走进现实，它们带来的不正是技术的更迭，更是一种邀约，邀请我们放下对“完美控制”的执念，打开思路，想象一种人与科技、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。

(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学者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)



里卡尔多·法尔奇内利《面孔》中文版面世

近期，里卡尔多·法尔奇内利《面孔》的中文版面世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。

看到这个意大利名字，人们或许不太熟悉，但说到2023年的两本现象级艺术类书籍《图像》《色彩》，读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。尤其是《图像》，在世界范围内获奖无数。它纵横开阖、打通多领域的写法，优美流畅的文笔，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。

作者里卡尔多·法尔奇内利，曾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，毕业于罗马大学意大利文学专业，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意大利多家出版社策划和设计书籍。自2012年起，法尔奇内利在罗马马工艺美术高等学院教授感知心理学，已出版多部关于设计与感知关系的著作。

2024年1月，法尔奇内利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：“我正在写一本新书，它的主题是出于审美或政治的原因，我们如何发明、创造和操纵人脸。它有点像‘人物’研究，但都聚焦在人脸。”

“面孔”，作为这本书的主题词，提示了本书的读者不再局限于艺术爱好者或视觉艺术从业者，而扩展到了每一个曾在自己或他人面孔的人。此处的“在意”并不是指容貌焦虑，而仅仅是指你有意识地处理自己的面孔。无论是出门前在镜子里整理发型、胡须，调整发际线，还是在自拍时挑个角度，或者在要求上传本人照片时费心挑选一张“标准照”，都是在“处理面孔”。你可能会在意，自拍照为什么看起来不像自己，证件照为什么总是不好看，又或者化妆到什么程度才最自然。

在全民随时可以自拍的年代，探讨人类对待面孔的方式继承了哪些传统，又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，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。书中收入了近600张图片，呈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面孔，有享誉世界的雕塑、绘画，有老照片、漫画，有罕见历史图像资料，甚至还有B超和CT图像……可以说，看懂面孔，就是看懂人类文明的缩影。

作为深耕自媒体视觉艺术的平面设计师，法尔奇内利熟悉各种艺术形式，出入于艺术史、图像研究中但绝不掉书袋，对各类素材了然于胸、应用自如。《面孔》也延续了《图像》《色彩》非常规艺术史的写法，每章一个关键词，众多“面孔”问题在他的论述下都极具趣味。

(刘玄)